

生死恋情

- 陪着丈夫向死神说：“不！”
- 苦命鸳鸯：绵延十数年的情
- 一代儒将五十年的生死恋情
- 夫妻永恩爱 相携度人生
- 死刑犯和女大学生的不了情
- 程潜夫人深情低吟好合篇

辽宁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张文秋和陈振亚烈士的婚恋悲歌.....	1
从“娃娃亲”到革命伴侣	
——任弼时和陈琼英二三事	14
夫妻就该同甘共苦	19
胡适与曹诚英的未了情	21
荧屏内外演绎生死恋情	24
陪着丈夫向死神说“不”	26
爱到永远	31
痴情不改	39
患难之爱	
——记村妇沈桂华和她双目失明的丈夫	42
元帅的大媒 62 年生死恋.....	46
她再造丈夫	53
李立三之妻李莎的坎坷人生	58
患难相逢共相倚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生死情.....	66
峥嵘岁月情谊深	
——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陈正人与彭儒.....	100
二度奇缘.....	114
含泪的金婚之旅	
——记王光美、应伊利伉俪	116

淡似清泉浓如酒	
——一对普通夫妻极不普通的人生故事·····	128
风雨金婚路	
——记王尚荣中将和夫人黄克·····	133
万里姻缘红线牵·····	158
“铁夫妻”	
——金乃千与唐爱梅·····	183
起落人生比翼飞·····	192
夫妻永恩爱 相携度人生	
——记获首届“中华蓝宝石婚佳侣奖”	
的寇玉亭、李波夫妇·····	200
战火中的爱情	
——肖华将军和王新兰的故事·····	204
生死隔不断的爱	
——刘白羽与汪琦·····	210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	
——访郭小川的妻子杜惠·····	214
翰墨飘香 风雨相伴	
——萧乾与文洁若·····	218
双星辉映 伉俪情深	
——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	227
心的呼唤爱的奉献	
——《无臂飞舟》张英明和他的爱妻杨文琴·····	237
苦命鸳鸯：绵延十一年的	
——一位女记者对一对杀人犯·····	245
来世你们还会做夫妻	
——记我的父亲周培源、母亲王希微·····	256
这是最后的“爱情”	
——一对昔日恋人和两个家庭的爱心·····	264

一代儒将五十年生死相依无怨	
——张爱萍将军浪漫多情的金婚之路·····	273
悲壮的殉情沉重如山	
——关于一位英雄与英雄未婚妻的死亡报告·····	282
翻译家的“爱情童话”永远年轻	
——记著名作家叶君健与范茵夫妇·····	291
夫妻相随，西部征战几多情	
——张国华将军和他的妻子樊近真·····	297
爱心作答	
——一位青年作曲家与瘫痪妻子的故事·····	305
程潜夫人深情低吟好合篇·····	310
红宝石婚	
——我和于洋·····	316
死刑犯和女大学生的情缘·····	322
最佳搭档夫妻	
——作家刘绍棠恋曲四十年·····	325
爱恨丛生的十年之约·····	331
终极的浪漫·····	340

张文秋和陈振亚烈士的婚恋悲歌

原名张国兰，又叫张一萍，并曾化名李丽娟、陈孟君的女共产党员张文秋，1927年4月在武汉与青年革命家刘谦初结婚前夕，曾一起去拜访也在武汉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还抱过他们的孩子。当时没想到，他们抱过的岸英、岸青兄弟，几十年后竟都成了他们的女婿。可惜刘谦初没能看到自己与毛泽东结为亲家的这一天，他在担任党的山东省委书记时，不幸1931年4月被捕，牺牲在济南。

在此前后，张文秋一直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曾由组织安排，根据工作需要，先后与几位同志结为假夫妻，伪装为一个家庭，来掩护党的秘密机关。令人痛惜的是，一度当过他假丈夫的同志，不是落入敌手不幸牺牲，就是调往别处失去联系。张文秋对他们有的虽然连真实姓名、确切身份和籍贯来历等等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形象、品德和英名，却始终留在她心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决定张文秋离开白区奔向解放区，她就带着自己与刘谦初烈士共同的女儿、后来成为毛岸英妻子的思齐，经过西安到了延安，她的革命经历和个人生活，从此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与一位红军干部相识、相恋又结为一家，并且有了后来成为毛岸青之妻的二女儿邵华和三女儿少林。只是他们的幸福生活不久被敌人破坏了。下面就是他们到延安以后的故事。

共产党人常把党比作“母亲”，党组织也就成了党员的“家”。

领着烈士遗孤思齐的烈士遗孀张文秋，进入了延安真像回到了家里见着了妈妈。她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白区活动，如今在解放区，只觉天空格外晴朗，大地分外壮美，见到每个同志都感到特

别亲，她和思齐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特有的温暖和热情。

张文秋母女还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每天都见到一位拄着双拐的伤残同志，听说他是位红军指挥员，在长征途中负伤失去了左腿，治好正准备回延安去。红军和长征，张文秋早就向往和敬仰了，对这位长征红军，她充满同情，更对他的伤残不便，本能地表示关切。年已7岁的小思齐，也引起了这位红军叔叔的注意，有一次他叫住了思齐，问了她的名字和年岁后，又问道：

“你爸爸呢？”

思齐按照妈妈事先的嘱咐说：“上前线去了！”

那同志又问她爸爸叫什么，在哪里等等，思齐回答不出，就去问妈妈。

张文秋已经了解到，这位同志叫陈振亚，原是湖南的一个放牛娃，1926年投身北伐军并入了党，参加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后，在井冈山和苏区反“围剿”中多次立了战功……她觉得对这样的同志应该说实话，就将谦初牺牲的事告诉了他。陈振亚听后，心情沉重地搂着思齐说：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这么好的同志，又……太可惜了！”接着又对张文秋说：“你们在白区那么多年，真不容易，很不简单，可苦了你们了！”

张文秋感到，陈振亚不只是一员武将，还是位情感深沉的同志。后来他们就常来常往，思齐常去听陈振亚讲故事，张文秋也就帮他做点因伤残不便的事。西安办事处用卡车送一批同志回延安时，他们正好被安排在一辆车上，陈振亚让思齐跟着他，一起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开车以后，他一路上用身子为思齐遮挡风寒，车子一颠，他就用双手紧抱着思齐，生怕她被磕着碰着。途中在黄陵休息时，他又给思齐讲黄帝故事，给张文秋讲黄陵的古迹，过渭水时又讲了姜太公钓鱼和周武王伐纣的故事。这不仅使思齐更喜欢这位陈叔叔，也使张文秋越来越敬重和愿意亲近他。

车过三原八路军接待处时，凡过往同志都按照规定在这里换

装，进边区的同志开始穿上八路军军服，去白区的同志也得换上便装。陈振亚马上脱掉在西安穿过的便衣，换上了整洁精神的军服。第一次穿军衣的张文秋也觉得自己从内到外都焕然一新。只是思齐因为个子太小，怎么也找不到她能穿的军衣，她为自己不能和妈妈与陈叔叔一样，也当上英勇的八路军，懊丧地把小嘴噘得老高。

陈振亚忙说：“思齐，咱们不急，你没看见，我在西安时，没穿军衣，照样是个八路军，你现在就是还穿着原来的衣服，也是个天生的小八路军。是不是八路军，不靠外表，全靠自己有没有八路军的心，你说对不？”又答应她到延安以后，再想办法为她专门找一套特小号的军衣。

车到延安时，思齐同陈振亚竟难舍难分了，他的言行也深深地打动了张文秋的心。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组织系统，张文秋带思齐住进了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陈振亚去中央军委报到。他们分手时相约，安顿下来以后，一同出去观赏一下延安的风光景色。后来张文秋被分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法院作文书，陈振亚去抗日军政大学，边学习边担任校党委宣传委员兼学员大队支部书记。

正式上班以前，陈振亚约张文秋带思齐登上清凉山，游了延河滩，清凉山有许多石龛佛像等古迹，延河滩已成为八路军的操场和延安军民的游憩地，陈振亚又给她们讲了许多从古代到现代的故事，使张文秋及女儿在游览中又了解到了许多知识，她不由赞叹地说：

“振亚同志，你不是没上过学吗，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有这么多的学问！”

陈振亚笑道：“说了你别笑话，我肚里这点东西，全是‘偷’和‘抢’来的！”

原来，陈振亚小时曾为一个地主少爷当书僮。先生给那少爷讲课时，他一直在旁边陪着，所有的书籍文具等等也都由他负责收管。可那少爷从来听课不用心，下课根本不看书，反让陪着他的书僮听会学到了许多知识，“偷”得了不少学问。他参加革命以后，每

次打土豪或收缴战利品时，只要见到书本报刊，他都抢先抓来，抽空一一阅读，又“抢”到了许多知识。所以他已是所在红军部队中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土秀才”。张文秋在了解这些以后，陈振亚在她心目中，已不再是个伤残老战士，而是一位外刚内秀的真正男子汉了。

当时的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是张文秋的直接领导，也还没有结婚，他对张文秋的到来十分欢迎，不时来逗思齐玩。由于他们同在一个单位，住处又紧挨着，雷经天还特别喜欢思齐，见她吃不来小米，就设法弄来一点大米，用搪瓷茶缸在炭火盆上煮饭，有时还从哪儿找到一个鸡蛋，给这个可爱的烈士后代一点“特殊待遇”。这不仅使思齐与他亲近起来，也使张文秋对他十分感激。结果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有一天，雷经天的警卫员对张文秋说：“我们首长好像对你很有意思，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呢？”

张文秋连忙说：“你可能误会了，雷院长对我们是阶级友爱，关心烈士后代，我对他是尊重和感谢，没有别的意思。”又严肃地说：“你刚才说的话，可不能对别人说，不然会对首长影响不好。”

警卫员叹气道：“我是替首长着急，才来问你的，不会让别人知道。要不是误会多好！”

雷经天当时确也关心张文秋的“个人问题”，他们有次谈起了这件事，张文秋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位男朋友，就是经常来看他的陈振亚。雷经天说自己也认识他，那是位好同志，又说：

“振亚同志为革命流了鲜血负了重伤，他应该得到帮助和关心，如果有了你对他的照顾，他会很幸福的。我见他对思齐真心喜欢，孩子应该有个这样的爸爸。”

星期天陈振亚又来，雷经天特意请他和张文秋母女一起去吃饭，真诚地为他们祝愿。过了一段时间，雷经天问张文秋同陈振亚谈妥婚事没有，张文秋说还没有。雷经天竟催她说：

“他这样真心爱你，每次带着伤残来看你，出门一次多不容易，

我看你们不要久拖了，早点成家，互相好有个照顾。”

其实张文秋已经向陈振亚表示了，自己到延安还不久，想先好好做些工作，等一等再结婚。陈振亚也理解和支持她，两人说我们就算已经订婚了吧。

1938年初，中央决定开办一座“抗日军人家属文化学校”，由于张文秋过去上过师范学校，就抽调去当教员。临离开边区法院时，老领导雷经天专门为她设“宴”饯行，并且请来陈振亚作陪，使这对未婚夫妻及其女儿思齐，充分享受了革命大家庭特有的同志爱和战友情。

张文秋去报到后，又担任了抗属学校的总务主任，还兼任了边区鲁迅小学的语文与历史教员，工作任务很重。由于她忙起来就顾不上思齐，就把她送进了边区的托儿所。

陈振亚还是一到星期天就来看他们母女。有一天刚下过雨，那时延安都是泥路，陈振亚腿脚不便，结果一跤滑倒，滚到山下水沟里，残腿又受了新伤。张文秋得知立刻赶去，把他接到自己住处，只顾为他擦洗护理，一时没管思齐，陈振亚让她去照管思齐，她说：

“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的孩子，不过我现在，只能先管大的。”让他就在这里养伤。

陈振亚感到不能因为他影响了孩子，他们还没有结婚，更不能住在这里，也不能耽误张文秋的工作，他执意要回抗大去。张文秋拗不过他，只得找来一副担架，由几位同志抬着并亲自护送他回去。她帮助抗大的同志把陈振亚安顿下来后，关切地问他刚才折腾得伤处疼不疼，他说：

“有你在身边，我就忘记疼了，真的。”又说：“我已经不疼了，你还是快回去。思齐正在家里，她比我更需要你，快去照看孩子吧！我这里同志们帮助，你就别管了。”说着坚决把张文秋给“赶”走了。

张文秋哪能放心得下呢，她三天两头跑去看望和照看陈振亚，天黑了还得走路赶回去，既耽误了工作，影响了孩子，又增加了

负担，陈振亚不安地说：

“让你这样跑来跑去，实在于心不忍，想留下你，又不合法，不让你来，你又不肯，老是这样怎么行呢？”

张文秋说：“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你为了看我摔伤了，我觉得很对不住你。你这样关心和体贴我们，我也不愿再失去你，我看我们就给组织上打报告，申请批准一块儿过吧！”

陈振亚笑道：“感谢老天爷，我早就等着你这句话了。咱们马上写报告，请求结婚，不再两头跑了！”

于是两份同一内容的报告，张文秋送了一份给中央组织部，陈振亚一份交到了中央军委。两天后，两份报告都批了下来，准予陈振亚、张文秋结婚。哪知到了喜日子，双方单位却发生了争抢新人的争执。

陈振亚所在的抗大，很快为他准备了新房。张文秋所在的抗属学校，也为她腾出了结婚用房。两个单位为当婚礼主办者引起了争执。抗大人多势众，说自古只有女方嫁到男家，男的上女家，就成了倒插门女婿，说抗大的人只娶媳妇，不当上门女婿。抗属学校马上反攻，批评对方是封建思想，要新事新办反封建，把男的“娶”到女家来。

两边真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最后还是张文秋自己出来说，陈振亚有伤来去不便，还是她上抗大去，按老规矩嫁到陈家去吧！

双方都为新娘如此体贴新郎而不断赞叹，为此共同作出决定，把婚礼办得更红火些，一起都到当时最气派的中央军委礼堂举行新婚典礼。新郎新娘的所在单位及战友同事，还有各个兄弟单位的领导、同志，纷纷赶来贺喜。刚从前方回延安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听说自己的老部下办喜事，也赶到他们新居来道喜。彭老总来时，陈振亚忙让思齐来叫彭伯伯，彭总把思齐拉到自己怀里，对陈振亚说：

“你要承担好父亲的责任，照顾好烈士遗孤，好好教育培养她，使她成为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彭总又问了他们一些情况，怜爱地抚着思齐，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说是留给孩子的。他一走，陈振亚和张文秋打开一看，里头竟包着60元钱。那时延安一般干部每月才两三元津贴，高级干部也只五六元，这60元真是一笔巨款。陈振亚、张文秋早知彭总自己一向艰苦朴素，觉得不能接受他的厚赠，连忙给他送回去。彭总却说：

“这是给孩子的，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给孩子买点吃的用的，把她的身体养好，孩子和你们过去吃过很多苦，应该改善一下。我们多吃苦，不就是为了他们能享福吗？”

最后还硬是让张文秋把这笔钱收下了。

陈振亚在抗大学习结束以后，由军委分配到设在云阳的八路军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任政治处主任，张文秋还留在延安。云阳离延安虽然只有几十里路，夫妇二人却是分居两地。分别时陈振亚特别舍不得思齐，孩子同样也离不开他。思齐和妈妈将爸爸送出路口，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忽然发现本来要给爸爸带走的枕头丢下了，连忙抱起枕头追去，跑了很远很远，一见爸爸的身影就连声大喊：

“爸爸，慢点走，你把枕头拉下了，我给你送来啦！”

接过枕头的陈振亚，止不住热泪潸潸，抱住女儿亲了又亲，颤声说：

“谢谢，好女儿！”又对赶上来的张文秋说：“辛苦你了，替我好好照顾孩子，你自己请多保重。我先去那里，以后想法来接你们过去，还是在—起好。”

到了春天，张文秋刚刚怀有身孕，他们打算将来生育时就到云阳去。在此期间，张文秋抓紧时机进了抗大，当了5个月既带孩子又怀着孩子的妈妈学员。学习期间，她同陈振亚只能通信往来，只有思齐老是催问妈妈，说爸爸为什么还没来接他们去云阳。

当年9月，张文秋学习结束，组织上根据她和陈振亚的情况，分配她也去云阳，担任了一一五师留守处的秘书，还主编一份内部刊物。去后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就是后来的邵华，最初叫

做安安,取其希望从此生活安定、全家安乐之意。

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当年的政治风云和战争形势,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仅并不平静,反而屡遭变故、历尽坎坷,直至最后,竟以又一场人间悲剧使他们渴望拥有永久的家庭幸福之梦破灭了!

陈振亚和张文秋所在的一一五师留守处,1938年底改编为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又由云阳迁至柘邑。陈振亚是荣校领导人之一。柘邑地处边区与白区的交界地区,国民党军队常来挑衅袭击。1939年5月,敌人调集大军又要进犯柘邑,我军在这里只有一个独立营加一个警卫连,其余都是荣校的伤残学员。由于敌军来得猛,已来不及请求延安派援兵来,就由陈振亚指挥仅有的兵力迎击敌人。战斗打响前,张文秋要求参战,陪着陈振亚同上前线,却被他拒绝,说不能丢下两个孩子。张文秋说孩子有专人管,她只是对单腿的陈振亚不放心,坚持与他并肩出征,惹得陈振亚对她吼道:

“我是作战指挥员,任何人都要服从我的命令,我不准你上前线,你就不能去!”

张文秋也生气地说:“我要上前线,正是为了帮助指挥员,就是要去!”

两人正吵着,荣校别的领导人忙拉开张文秋,指定她负责组织不能参战的老弱病残转移疏散,随时准备参加后备队支援前线。她只得执行任务去了。

陈振亚因为只有一条腿,坐着担架上了前线。张文秋在原地听到前面枪声一响,一颗心立刻悬了起来,尽管她从来不信神,却为自己丈夫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暗自祈祷着。激战开始不久,就有伤员烈士被抬下来,每下来一个人,张文秋都要去看看,并且责备自己在振亚出发时,不仅没有好好宽慰支持他,反而同他吵了一架。万一……她真不敢往下想。

打到半夜,战斗才告结束,进犯敌军全被击退。快天亮时,陈振亚率队胜利归来。张文秋扑向他坐着的担架,见他虽然满头满身都

是烟尘黑灰，却没受伤。陈振亚高兴地向荣校别的领导人招呼着，向他们报告作战经过，接着又向延安报捷。

第二天，当地军民举行了祝捷大会，欢庆“独腿将军”指挥打了胜仗。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派人赶来，传令嘉奖保卫边区作战有功的部队和人员，特别表彰了指挥员陈振亚，人们都说他用一条腿就打垮了敌人。

为了让陈振亚补上一条腿，好对革命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他和一批伤残同志一起，去苏联治伤安假肢，让张文秋和孩子陪他同去。

他们告别边区，经过西安、兰州，辗转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在那里等待苏联用军用飞机来接他们出国。哪知就在这时发生了苏芬战争，苏联抽不出飞机来了。他们在迪化机场等了几天，又转到市内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待命。不料不久又发生了新的更严重的情况，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最初为了投机，一度装着倾向革命，同苏联友好并欢迎共产党人来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就是那时设立的。但是随着国内外反动势力加强，自己也已羽翼丰满，便翻脸不认人，公开投靠蒋介石，反共反苏，不仅中断了与苏联的交往，也对新疆“八办”进行封锁包围和严密监视。这使陈振亚他们既去不了苏联，也回不了延安，陷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境地。

陈振亚他们只得长住下来，并在“八办”的统一组织下，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政治和文化学习。从1939年底开始，他们集体学习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中国革命问题》和两大厚本的《资本论》。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指示，每人结合学习检查总结了各自以往的工作和思想，使“八办”的小招待所，成了一座学习马列和政治文化的新学校。陈振亚在学习期间，写了不少笔记，看到的人都说他写得内容丰富又联系实际，做到了工农分子知识化。

国内外形势的恶化，使陈振亚他们在新疆一困几年，思齐和安安也渐渐长大了。他们在市内太闷也活动不便，1941年5月的一

天带着孩子去了郊外，到了南山脚下一个叫札磨沟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河，河上有座古老的木桥，思齐见对岸正野花盛开，高兴地喊：

“爸爸快看，那么多花，多好看啊！”

特别爱孩子的陈振亚，一高兴就要过桥去摘。他拄着双拐一步一颠到桥上，哪知这桥看来完整，实际已经腐朽，他刚到桥中间，就听桥上嘎吱乱响，桥柱直晃，桥板欲坠，张文秋慌忙大喊：

“不好，桥要坍，振亚，快下来！”

她正要跑去接，就见桥身一歪，断柱破板四散，灰土烟尘飞溅，只听一声轰响，振亚和整座桥都不见了！张文秋连声哭喊：

“振亚，振亚！”

已无人答应。她又哭着叫道：

“快救人啊，老陈掉河里啦！”

她自己抢先下了水，人们纷纷赶来，从水中救起振亚，张文秋见他额头被碰破，流了一脸血，身上也有几处青紫，振亚不顾自己急急问道：

“孩子呢？都没事吧？”

直到看清惊魂未定的两个女儿都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

他们马上回到“八办”，张文秋为振亚换衣擦洗，来包扎的卫生员说他可能还有内伤，应该进医院检查治疗。振亚却不愿组织上为他费心，说这里的医院是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未必肯收治他这个八路军，不想去医院。但是“八办”缺医少药，领导上担心他万一内伤严重会危及生命，还是决定将他送医院，由张文秋陪他去。

检查结果表明，伤势果然不轻，已经导致旧伤复发，残留体内的弹片、碎骨引起血液中毒，必须手术治疗。谁知真被陈振亚不幸言中了，为他主治的外科主任就是个从苏联跑出的白俄，本来就仇恨共产党，他在手术前，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疗法，连续给患者抽了十几天血，每天抽出半碗血水，使陈振亚更加虚弱了。张文秋不断提出疑问，那白俄医生却不理她，她只得回“八办”报告，并且弄来几个鸡蛋，让振亚补充一点营养。但在那白俄医生的“治疗”下，

振亚的病情伤势越发严重，最后由“八办”出面和患者家属坚持，才停止所谓“抽血疗法”，又草草地做了手术。手术伤还没完全愈合，那医生就让振亚出院，“八办”领导和张文秋都认为，手术后疗效并不明显，应该再观察几天，不同意马上出院。白俄医生又借口病房紧张要进新患者，陈振亚不出院也行，但其家属不能再在此陪住，当晚就将张文秋赶走。

第二天一早，张文秋就赶到医院，推开振亚所在的病房，只见振亚一动不动半昏半醒地躺在床上，她连忙轻轻呼唤，振亚没有反应，又连推他几下，振亚才艰难而迟缓地半睁开眼睛，断续地说：

“我，不行了，回不去了！这里，在害我……”

她连忙催问，才慢慢弄清，昨天自己走后，护士就给振亚拿来一包药，说医生要他一定吃下去。他只得遵嘱吃了。不久就觉得肠子都要断了，一夜连续呕吐20多次，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似的难受。

张文秋见他变形了的脸，心中悲伤，眼泪滚滚而下。陈振亚艰难地说：

“你，快回去，报告领导，再把孩子，都带来，给我，再看一眼……”

当时领导新疆“八办”的，就是张文秋早年的老师、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他得讯就赶到了医院，振亚一见他来，就挣扎着说：

“我被，敌人，暗算了！我不能，为党工作，也看不到，胜利了……”

他见张文秋把思齐和安安都领来床前，又断续地说：“这两个，苦孩子，我只能，托付给——党了！”他竭力伸出手，抓住两个孩子，柔声道：“我的，好娃，爸，不行了，看不到你们，长大了！你们以后，要听妈妈的，徐伯伯的，和党的话，做个，革命的，好孩子……”

张文秋止不住哭出了声，陈振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

“文秋，我对不起你，没能为我，分担一切，你太苦了！只求你，千万保重，带好，我们的，孩子……”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陈潭秋忙叫医生，医生让护士给打针，正要打时，陈振亚却一

下醒来，双手缩起，连续用乞音说：

“不，不打，他们，会害我！”

陈潭秋和张文秋忙找医生问，是不是就别打了。那医生却怒道：

“你们懂什么，病人已经神志不清，不打不行！”命令护士，强行扒开振亚的衣被，按住四肢，狠狠地扎了一针，然后一起扬长而去。

他们刚走，张文秋见振亚迷朦地半睁开眼，嗓子里咕嚕道：

“我，舍不得……真舍……”

话没说出，就身子一挺，再也不动了。张文秋颤抖的手放近他的鼻孔，呼吸已停，没喊出声来，就昏倒床下……

等她醒来，陈振亚已被送进太平间……

几天后，新疆“八办”在陈潭秋主持下，举行了陈振亚的追悼大会。入殓前，陈潭秋找来一套呢制军服和一双军用马靴，和大家一起为陈振亚换上，右脚套上马靴，左膝下放着另一只……

振亚刚去世，苏德战争就爆发了，盛世才彻底露出了反动面目，将“八办”人员由软禁改为逮捕，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几岁的安安和思齐，一齐投入监狱。张文秋在狱中为振亚生下了遗腹女——少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时，要蒋介石放出被囚禁在新疆和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又经过张治中先生等的努力，张文秋才带着3个女儿和许多同志一起，走出监狱，离开新疆，奔向延安。

这时，未出娘胎就在山东坐过牢，后来在上海出生的思齐，已长成为一个16岁少女。她在阴暗的反动牢狱中，和妈妈、妹妹及叔叔、阿姨们一起，度过了自己人生只有一度的青春花季。她和妹妹枯黄着小脸，终于回到了延安的阳光下，但是，他们挚爱的爸爸陈振亚，却永远留在了新疆那片血腥的土地上，埋葬了他们的亲人，也埋葬了妈妈来之不易的幸福！从此，妈妈没有再为他们找过爸爸……

张文秋老人如今还健在，安详地生活着。为了共和国的今天，

这位革命老人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奉献给了革命，奉献给了下一代
.....

(摘自《名人传记》1995年第5期)